

西藏琼结县青瓦达孜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山南地区文物管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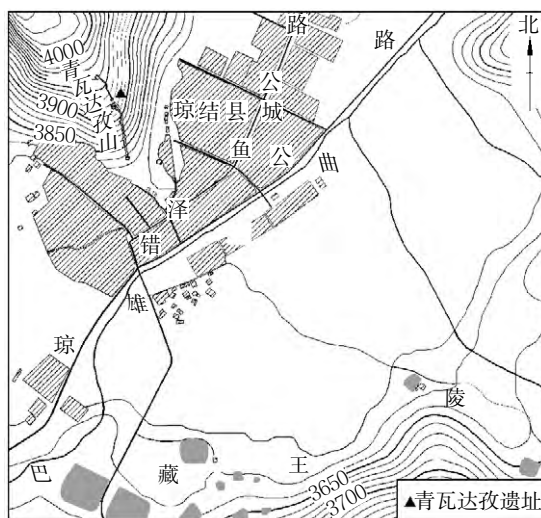
关键词：西藏琼结县 青瓦达孜遗址 吐蕃时期建筑 明清时期琼结宗

KEYWORDS: Qonggyai County,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Kyungwadagzê Site Architecture of the
Tubo Kingdom Period Qonggyai Dzong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BSTRACT: The Kyungwadagzê Site located on the Mount Kyungwadagzê to the north of the seat of Qonggyai County, Shannan (Lhokha) Prefectur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s a large-scale architectural site.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trial excavation to this site showed that the extant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this sit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Phase I were only the rammed-earth heaps in the middle of the ridge;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material and constructing technique of them were all similar to that of the tumuli of the Tibetan royal mausoleums, so they might belong to the Tubo Kingdom period.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Phase II were the main part of the Kyungwadagzê Site, including the corridors and castles built of stone and earth, stone walls and deep ditches, the building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 of all of which were the same, and these remains were mutually associated into an assembly, which might be the Qonggyai (Chongye) Dzong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architectural remains of Phase III are the modern house foundations on the tops of the rammed-earth heaps.

青瓦达孜遗址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琼结县城北面的青瓦达孜山上，东南面山下为巴雄曲，隔河与藏王陵相对，为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最低处碉堡中部的地理坐标为东经 $91^{\circ}40'49.15''$ 、北纬 $29^{\circ}1'49.36''$ ，海拔高程为3855米（图一；图二）。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青瓦达孜遗址的相关信息，应山南地区文物管理局要求，以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考古学系为主体的藏王陵考古队于2012年7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测绘和调查，并选择了一处堡形建筑遗迹和廊道局部进行了试掘。现将此次考古调查和试掘所获资料报道如下。

据相关文献记载，兴起于雅砻河谷的吐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遗址区全景（南→北）

蕃王朝最先将宫殿建在青瓦达孜山上，共修建了六所宫殿，分别为达孜、桂孜、扬孜、赤孜、孜母琼结、赤则崩都，总称为青瓦达孜宫^[1]。随着吐蕃王朝的灭亡，这些宫殿逐渐毁弃。到14世纪中叶，帕木竹巴王朝开始推行宗谿制度，在青瓦达孜山上修建宗堡作为琼结宗的行政驻地，由雍兴康、康尼、宗府、宗监狱和城堡等建筑组成^[2]，这些建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拆毁。另外，在琼结宗西面山麓还有一处寺院遗址，残存有高大的墙体，是13世纪一世达赖喇嘛时期修建的日乌德钦寺，该寺在历代都有过扩建和修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毁；现在所见日乌德钦寺是在原址西面新修而成^[3]。青瓦达孜山东南处还有一座小型洞窟，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队第二小组曾进行过调查^[4]。由此可知，青瓦达孜山在不同时期曾有过多次建设活动，年代延续时间长。而从该山的地形地貌来看，一些不同时期的建筑位置很可能相互重合和叠压，从而增加了认识遗址的难度。虽然自治区及当地文物部门曾因编写文物志等资料而对青瓦达孜遗址进行过实地调查，但报道却十分简略，缺乏详细的信息，有关该遗址性质和年代等情况仍然十分

模糊，许多问题仍未解决。青瓦达孜遗址的范围、内涵以及现存建筑的性质及时代等均不清楚，阻碍了相关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一、遗址的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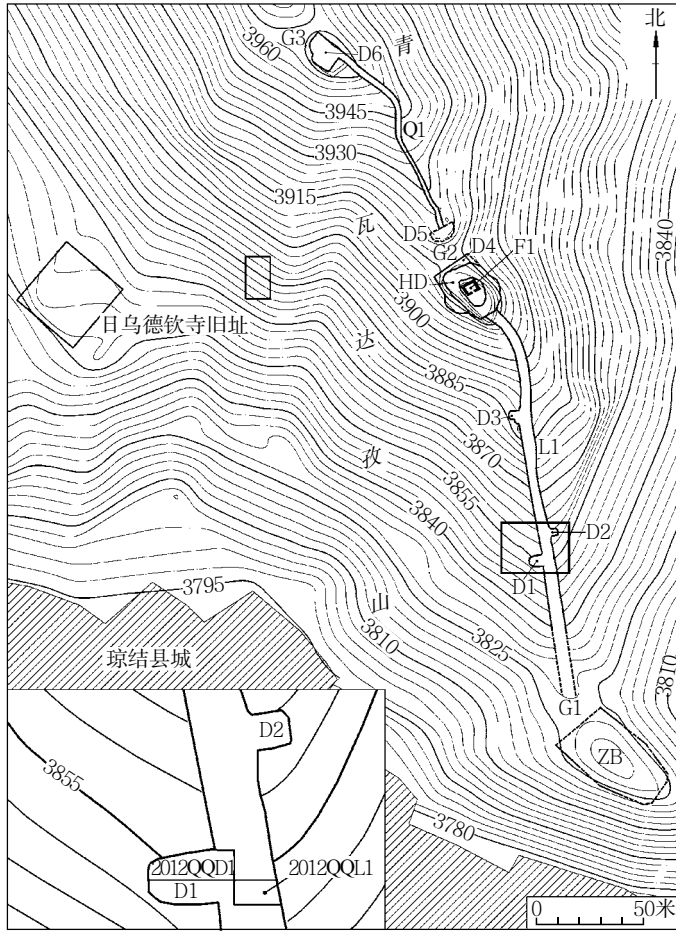
据调查，目前青瓦达孜山上所能见到的建筑遗迹主要分为两组，均为

西藏传统的土石结构建筑。第一组是西侧山麓的日乌德钦寺旧址，包括寺院主体及背面山坡上的塔形建筑。第二组位于山体西南侧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脊之上，包括夯土堆、石墙、廊道和堡形建筑，规模宏大，这是本次调查和测绘的对象，也即一般认为的青瓦达孜遗址（图三）。

青瓦达孜遗址上的建筑均依山而建，从山脊上部延伸至山腰下部的小山头上，分布范围长约440米。上部建筑保存较好，下部建筑保存较差。为方便介绍，现将该组建筑按照分布位置依次依类进行编号，自下而上分别为ZB、G1、L1、D1、D2、D3、HD、D4、F1、G2、D5、Q1、D6、G3（见图三）。根据建筑类型和建筑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初步将青瓦达孜遗址山脊上的土石建筑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夯土堆HD，第二期包括宗堡、石砌廊道、碉堡、石墙和沟，第三期为夯土堆上的房址F1。下面分别对各期建筑加以介绍。

（一）第一期建筑

夯土堆（HD） 遗迹位于青瓦达孜山脊半腰上，依山而建，背面（北面）依托自然山丘，南北山势较险峻。夯土堆整体近椭圆形，



图三 建筑遗迹平面分布图

顶部中央的地理坐标为东经91° 40' 51.86"、北纬29° 1' 42.24"，方向为310度，海拔高程为3924米。在夯土堆底部有两层排列较为整齐的夹石层作为基础，底长25.5、宽16.4米；夯土堆顶部长23、宽9米，现存高度约14米（图四）。夯土堆东面因水土流失，有多处冲沟和坍塌痕迹；其北段大面积坍塌，暴露出夯土内侧的填土，可观察到版筑夯土层，每版夯土间夹杂有散落的石块和连续平行排列的木棍，一层版筑夯土高



图四 夯土堆HD南侧（西南→东北）

约1.2米，木棍直径0.1~0.2米。夯土堆南面基本呈垂直状，墙体上可见上下共11块分层版筑的夯土，每版夯土以连续平行排列的木棍作为间隔，夯土中夹杂大量碎石。夯土堆西面北段有一道石砌墙，沿着夯土面修筑到顶部，在夯土堆顶部又有一前圆后方的石砌建筑，对夯土造成了严重破坏。夯土堆北面与山岩和石墙相连，无法观察其内部结构，因雨水冲蚀多处形成冲沟。另外，在夯土堆顶部平面的中央位置还有一处后期的方形土坯建筑F1，仅存下部墙体。关于该夯土堆的性质，由于未经发掘，目前还难以明确，《琼结县文物志》及《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依据建筑方式及形态将其推断为墓葬，并推测可能与金城公主有关^[5]。

（二）第二期建筑

目前，青瓦达孜遗址上保存的大部分建筑遗迹应当属于第二期，

以三条人工开凿的沟为界可以分为三部分。

1.第一部分 包括宗堡（ZB）和G1。

ZB 宗堡遗迹位于整个遗址的最下端，地处青瓦达孜山西南侧山脊下端平向延伸出的一处山头上，原有保存较好的修建于15世纪的琼结宗建筑遗迹^[6]，至20世纪70年代被毁。1984年在原址上修建了一个电视转播台，目前已废弃。该处遗迹属于西藏传统的山崖式宗堡建筑，其修筑方法是先用土石在山脊东、西两侧陡峭的崖面向上砌筑出平台，然后再以平台为基础修筑高大的多层建筑。现存宗堡遗迹表面堆放着大量石块，东侧可见一段长约6、厚约1.7米的墙体，西侧仅见部分基础，南、北两侧则不见任何基础。据测量，该遗迹东西残长约37、南北残长约43米。

G1 为一条人工开凿的沟槽，垂直断开山脊，北侧沟壁较陡峭，坡度近80度，开凿痕迹不明显。沟底长约25、宽约2.4米，北壁断面最大高差约为4.2米，沟口最大跨度约为31米。沟南侧的情况因堆积有大量石块而不清楚，推测可能为较平缓的斜面。

2.第二部分 包括G1至G2之间的廊道(L1)、碉堡(D1~4)以及G2。

L1 是一条中间为过道、两侧有高大墙体的廊道式建筑，上止于夯土堆HD的西南壁，下止于G1，长度约177.7米(图五)。L1的保存情况较差，D1以下部分的两侧墙

体均破坏至地面，仅存中部路面。D1以上的部分保存相对较好，西侧墙体大部分都还存在，但东侧墙体均已坍塌至地面。通过试掘和对路面两侧断面的观察，可知路基在不同地段的修筑方法不完全相同。L1最下端的路基堆积可分四层：底部为较厚的砂土夹卵石层，夹杂有少量树根、木块、植物茎秆以及动物骨骼；其上为很薄的砂粒层；再上面一层较厚，是由石块、卵石及黏土构成的板结层；最上层为建筑坍塌堆积。L1中段试掘地点的路基堆积也可分四层，但整体变薄，具体情况详见下文。L1上段的路基堆积则只有两层，底部用大石块铺垫，其上用大量黏土夹杂石块、砾石筑成路面。据测量，L1的宽度比较一致，约为6米，其中两侧墙体均厚约1、中间路面宽约4米。保存完整的墙体最高处可达11米，顶部修筑成逐级下降的阶梯状，上部阶梯的规格和阶间落差较小，向下逐渐增大。在每级阶梯面的中部一般留有一个缺口，形状为竖长方形或正梯形，部分缺口上方还残存有短方木，推测可能为射孔和瞭望孔。此外，墙体顶部还残存一些圆形或方形孔，从洞内残存的木质痕迹以及廊道路面坍塌堆积中部分朽木痕迹观察，推测该廊道上部应有土木构筑的盖顶或者复道。根据调查和试掘情况，可知L1的基础修建于陡



图五 廊道L1全景(南→北)

狭的山脊上，依地形和山势而建，直接在地面砌筑墙体，未开挖基槽。据观察，砌筑墙基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在相对平整的山体斜面上直接用较大的石块垫底并砌筑墙体；二是在不平整的地面先用小石片或扁平砾石铺垫平整，再在其上安放大石块并砌筑墙体。墙体主要由土石构筑而成，建筑材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石块，

包括宽扁的石片和厚而大的石块，其中较大石块的平整表面多向外砌作墙面；第二种是黏土，含较少细砂粒，干燥后板结而坚硬，表面略泛银白色，在山下河谷中常见；第三种为砾石，包括小块扁平状者和少量厚而大的石块，在山谷的河滩及冲沟中常见。木料在该遗迹中使用相对较少。调查发现，青瓦达孜遗址上第二期建筑的建造技术基本相同，是以黏土为粘合剂，用石块、石片和砾石砌筑而成，在壁面上形成一种方形大石块层与石片、扁平砾石组成的碎薄层交错叠砌的现象。

在廊道L1两侧的不同部位还修建有碉堡建筑，共发现三处，自下而上分别编号为D1、D2、D3，它们均为L1的附属建筑。

D1 位于廊道L1下部西侧，建于廊道西墙上，堡内空间呈长条形，西端为圆弧形壁，南、北墙体与廊道的西墙垂直相接。碉堡总长约7、宽约5.6米，墙厚约0.6、残墙最高处为4.21米（图六）。碉堡下部保存较好，上部墙体坍塌而与坡面齐平，堡内为大量坍塌堆积。根据调查和试掘情况，可知该建筑墙体的构筑技术及材料都与L1的墙体相同，但堡内地面基础的建造却有一定差异。底部用细砂土夹卵石铺成一个平面，卵石大

小接近，均较圆滑；然后在平面之上用扁平的石块铺筑地面，石块大小不一，形状不规整，但上、下表面均较平整；铺地石块之间的空隙用细砂土和黏土填充和粘结，较为板结。坍塌堆积中出土的大量木构件和其他包含物表明，此碉堡的上部原来应有土木建筑，并且长期有人活动。在D1的北墙西端有一宽约1.1米的缺口作为门道，门道呈阶梯状向堡内倾斜，底部距堡内地面高约0.7米。在南墙和西墙上各有一个狭长的正梯形瞭望孔，孔顶安置有短横木，孔道底面向外倾斜便于观察山下情况。

D2 位于廊道L1东侧中部偏下，西南距D1约7.6米。规模较小，平面近半圆形，直径约4米。遗迹保存极差，形制不明，残留低矮的基础与地面齐平，堡内为大量的坍塌堆积。

D3 位于廊道L1上部，以一山石顶部的平台为基础。其建造方式与D1、D2不同，是直接利用L1的西侧墙体两次连续外曲而形成一椭圆形空间，碉堡及其空间本身也是廊道的一部分，堡内东西宽约8.8米。碉堡的西侧墙体保存完好，内侧残高约5米，东部墙体已经坍塌，形制不明。

D4 依靠第一期的夯土堆HD建筑而成，下与L1相接，上止于G2。规模较大，由梯道、围墙和屋形建筑等组成，上部建筑多已遭破坏而不存，仅见土石砌筑的高台、梯道和部分墙体。高台和梯道为一个整体，位于夯土堆HD的北侧和西北侧。梯道的内侧紧依夯土堆修建，外侧围墙则与高台西墙相连，总长约24.5米。高台建于山脊之上，北壁直接修筑在G2南壁上缘，墙体平直，与G2的走



图六 碉堡D1南侧（南→北）

向一致，长15米。高台的东侧有一小段墙体与夯土堆相连，长约5.2米。据早期照片资料可知，高台上部原来修建有土石结构的房屋建筑，并与夯土堆顶部的建筑连为一体。目前，夯土堆顶部的建筑仅在西侧和南侧保存有部分墙体，其余部位仅见基础。西侧墙体残高约2米，墙上有瞭望孔。南部墙体呈圆弧形，中间有豁口，正对L1的道路，似为门道，宽约2米。豁口下部有一平台，位于夯土堆南壁中部，系切削夯土堆后用土石砌筑而成，推测原来L1利用该豁口与D4上的建筑直接连通。

G2 位于D4和D5之间，亦为人工开挖，口宽底狭，垂直断开山脊。沟的南、北两壁均较平整且陡直，开凿痕迹不明显。沟底长约14.6、宽约2.4米，北壁最高约5.6、南壁最高约5.3米，沟口最大跨度约为12米。推测G2上原应设有跨越沟槽的设施。

3.第三部分 包括G2至G3之间的碉堡（D5、D6）、石墙（Q1）以及G3。

D5 平面近长方形，残长约9.7、残宽约4.9米。碉堡南墙直接修建于G2北壁上边缘，与沟的走向平行。该建筑破坏严重，南面和东、西大部分墙体均已经坍塌至基础，北侧保存有部分墙体并与Q1的基础相连。

Q1 为土石砌筑的高大护墙，沿山脊而建，下端与D5相接，上端与D6相接，长约86.5米（图七）。墙体的下半段已破坏至基础，上半段则保存较完整，最高处达6米。墙体直接砌筑在山体表面，建筑方式及材料

均与遗址上其他同期建筑类似。墙壁陡直，各部分的厚度基本一致，约为2.5米。墙顶部成逐级下降的阶梯状，每阶宽度和阶间高差也不相同。

D6 为一处土石砌筑的高台建筑，平面呈圆角曲尺形，顶部为一个平台，高约6米，北壁长约7.7、东壁长约12、南壁长约7.5、西壁北段长约5.6、西壁南段长约11.6米（见图七）。各边较平直，转折处为圆角或直角。现存平台的南壁顶部两侧开有两处竖直的泄水缝；西壁上还有一个方形瞭望孔，孔上部置有方木。据早期照片资料显示，该平台上曾修建有两层建筑，如今大部分已坍塌，仅西侧残存部分墙体。

G3 位于青瓦达孜遗址的最上端，亦为人工开凿，口宽底窄，垂直断开山脊，使之与D6隔开。沟的南、北两壁均较平整且陡直，坡度近90度，开凿痕迹不明显。沟底长约15.7、宽约2.4米，北壁最高处约9、南壁最高处约6米，沟口最大跨度约为25.8米（图八）。

（三）第三期建筑

F1 位于夯土堆HD顶部的平台上，修建技术不同于第二期建筑。据山南地区文物管理局强巴先生告知，该建筑为后期修建的一处关公庙（或罗汉殿），后被拆毁。该房址平面呈长方形，现存四面低矮的墙体，东西长约5.9、南北宽约5.7、墙厚约0.6米。门开于南墙居中部位，宽约1.4米。

二、D1和L1的试掘

为了更深入了解青瓦达孜遗址的文化性质、年代、建筑结构及技术，为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我们选择保存相对较好的D1及其旁L1的一段路面进行了试掘。

（一）D1的试掘



图七 石墙Q1和碉堡D6西南侧（西南→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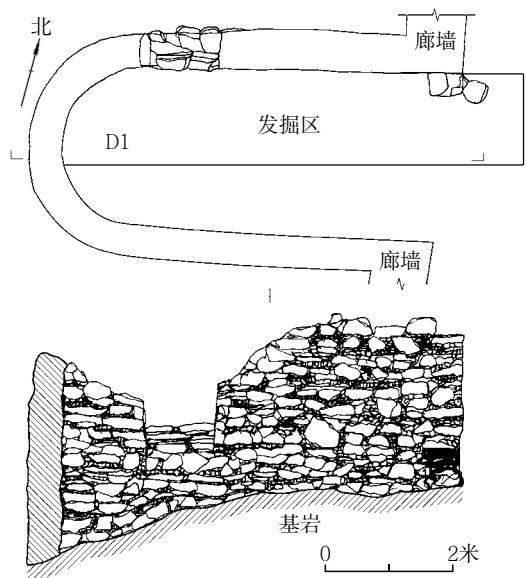


图八 G3局部(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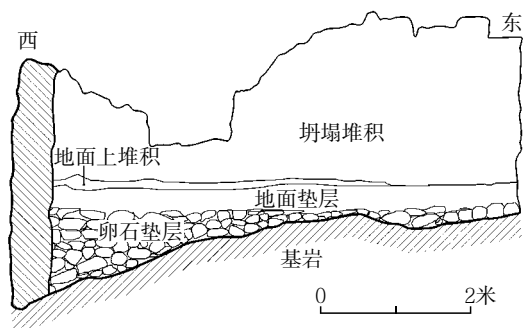
D1为一处碉堡形建筑遗迹，仅对其内北半部分进行了清理，试掘范围为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条形区域，编号2012QQD1，最长约7、最宽约为1.5米（图九）。D1试掘点的堆积大体可分为四层（图一〇）。

第1层：为碉堡、廊道墙体及顶部的坍塌堆积，由石块、砾石、黏土块以及板结的夯土块等组成，分布杂乱，见于整个试掘范围内，厚约0.23~1.35米。本层堆积中包含大量木质建筑构件以及少量的动物骨骼、陶片和瓷片。木质建筑构件分为木条和木柱，集中分布于北壁下一片东西长约3.95、南北宽约0.3~0.55米的长条形区域内，应为碉堡上部木构建筑坍塌的遗迹（图一一）。木条未经专门加工，呈直接劈裂的块状，部分木条上残留有紫褐色颜料，有的还有火烧过的黑色炭化痕迹。木柱均为圆木，直径约0.1米，其中一根沿北壁下平行分布，长约1.33、直径约0.11米。木柱亦未见加工痕迹，平卧或呈竖立状，倒卧者多压在木块之下。另一种建筑构件为板结的夯土，厚约0.16~0.24米，质地坚硬，结构紧密，孔隙较小，并夹杂有白色小颗粒，推测为阿嘎土屋顶的坍塌堆积。

第2层：为碉堡内活动地面上的堆积，包含物主要有模印小泥像（擦擦）、茶叶、树叶、藏文写经纸、泥塑佛像残件、瓷片、陶片和铁片等。这些物品均叠压在第1层之下，基本处在同一平面上，应为当时的活动面上的堆积。大部分遗物出土于建筑的西部，其中擦擦和黄色树叶主要分布在西北门道内侧地面及附近区域；茶叶主要分布在建筑



图九 2012QQD1平面、剖视图



图一〇 2012QQD1地层堆积示意图



图一一 2012QQD1坍塌的木构件（东南→西北）

中部偏西位置，为层状堆积，最厚处约5厘米；写经纸分布较为零散，与上述遗物混出。

第3层：为地面垫层，距地表深约0.53~1.8、厚约0.26~0.32米。由平整薄石板、石块和黏土构成，推测为当时的地面及其垫层。此层堆积破坏严重，仅在试掘区东北部保留有石板叠砌的平坦地面，其余部位均不明显。堆积中石块分布较均匀，表面多较平整，石块之间的缝隙用黏土填充，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平坦的表面。本层中出土有1件铁甲片和少量陶片、动物骨骼。

第4层：为鹅卵石夹杂细砂土形成的堆积，垫于基岩之上，上承建筑地面。此层堆积随基岩地势呈现出北薄南厚、东薄西厚的形态，由于西部太深，有坍塌危险，未发掘到底。从已发掘部分看，堆积表面较平坦，距地表深约1.6~2.1、厚约0.26~0.62米，在整个试掘区均有分布。此层堆积主要由卵石构成，大小较为一致，多为椭圆形，直径在0.1~0.2米之间；卵石之间的空隙用疏松的细砂土填充。本层内出土了少量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

第4层之下为凹凸不平的基岩，呈北高南底的斜坡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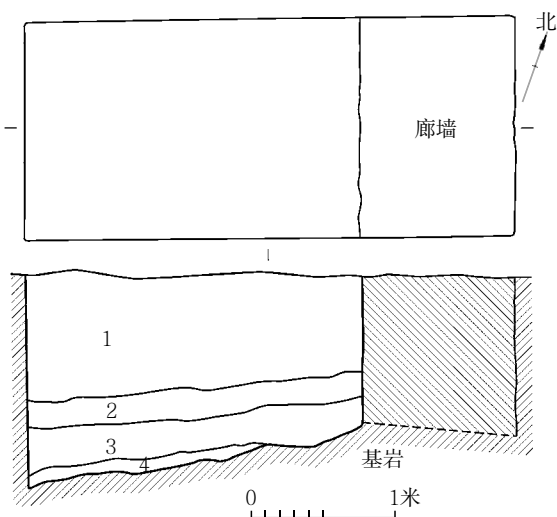
（二）L1的试掘

为了解廊道（L1）基础及墙基的结构及构筑方式，选择D1东侧处L1的一段路面进行了试掘，试掘范围长2.5、宽1.65米，编号为2012QQL1。L1试掘点的堆积可分为四层（图一二）。

第1层：为墙体倒塌的堆积，呈斜坡状分布，由石块、砾石、黏土块组成，厚约0.6~0.95米。该层堆积内出土有模印小泥像（擦擦）、动物骨骼等。

第2层：为廊道的路面堆积，亦呈斜坡状分布，距地表深0.75~1.05、厚0.15~0.19米。堆积物与第1层接近，但土质稍硬，有板结现象；石块明显减少和变小，多呈块状，分布有一定规律，整体铺成一个相对平整的斜面。该层表面及堆积内出土有铜灯盏、陶灯盏以及少量动物骨骼、瓷片；在试掘区东北部发现一根立木，已朽，长约0.1、直径约0.08米。

第3层：路面下的垫土堆积，土质松散，沙性较强，土色偏红，夹杂的石块明显减少，距地表深0.8~1.15、厚0.05~0.4米。该层堆积出土了少量动物骨骼。



图一二 2012QQL1平、剖面图
1.墙体倒塌堆积 2.廊道路面堆积 3.垫土堆积
4.垫土堆积

第4层：亦为路面下的垫土堆积，距地表深0.8~1.3、最厚处0.15米。此层堆积叠压在基岩之上，为砂土，板结非常严重，依山势铺垫，其内仅包含少量炭屑。

三、出土遗物

通过对青瓦达孜遗址的调查和试掘，采集和出土了一批遗物，包括彩绘泥塑佛像残件、模印小泥像（擦擦）、写经纸、木建筑构件、铁甲片、陶瓷器残片、石器，以及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下面主要将试掘出土的遗物分类加以介绍。

（一）佛教遗物

佛教遗物是本次试掘中出土最多的遗物类型，包括泥塑佛像残件、擦擦、灯盏、写

经纸等，大部分出土于D1内。

鎏金彩绘泥塑佛头 1件（2012QQD1②：1）。夹细砂黄褐陶。略残。形态丰满厚实，头顶有肉髻和螺发，施以黑彩。佛像面目清秀，阔额大耳，五官匀称，面部涂以金泥，眼珠与眉毛则用黑色描绘。佛头背面平整，为泥质原色。高6、宽4.2、厚3厘米（图一三）。

彩绘泥塑断手 1件（2012QQD1②：3）。仅存手腕及手掌部分，应是分别制作后连接在一起。手腕弯曲，用细泥加麻绳制成，表面施一层橙色彩。手掌以铁丝为骨并塑形，铁丝上缠以麻绳并敷泥而成，之后表面再施橙色彩。掌心印有法轮，手形作拇指和中指相拈状。通长6.8厘米（图一四）。

彩绘泥塑菩萨发髻 1件（2012QQD1②：2）。发髻较高，呈柱状，中间以细木棍为骨，横截面近圆形。发髻分四层，外施深蓝色彩，最下层为筒状，上面三层均编成四瓣门形。高3、直径1.5厘米（图一五）。

彩绘泥塑断足 1件（2012QQD1②：15）。泥质黄褐陶。略残，造型写实。表面可见三种颜色，底色为灰黄色彩，足背施蓝色彩，足底施橙色彩。长3.9、宽1.9、厚1厘米（图一六）。



图一三 鎏金彩绘泥塑佛头（2012QQD1②：1）



图一四 彩绘泥塑断手（2012QQD1②：3）



图一五 彩绘泥塑菩萨发髻（2012QQD1②：2）



图一六 彩绘泥塑断足(2012QQD1②:15)



图一七 彩绘泥塑莲座残件(2012QQD1②:14)

彩绘泥塑莲座残件 1件(2012QQD1②:14)。泥质黄褐陶。正面塑双层莲瓣,莲瓣上施彩,可见淡红、深青和浅金三种颜色。背面为泥塑原色。残高2.7、宽6.4、厚0.3~0.7厘米(图一七)。

彩绘泥塑兽足 2件。2012QQD1②:13,已残。以铁丝为骨并塑形,铁丝上缠绕黄麻绳,其外用细泥塑出兽足造型。兽足的五指及掌中肉垫刻画清晰,表面施彩,可见白、蓝及粉三种颜色。残长5、掌宽1.2厘米(图一八)。

模印小泥像 俗称擦擦,大部分出土于D1内,L1仅发现1件。数量众多,包括塑像和佛塔两类。

塑像 有单尊塑像和多尊塑像两种,所塑形象基本上为佛像。2012QQD1②:8,夹砂灰陶,表面施一层细泥。略呈椭圆形,正面中部模印单尊佛像,背面较粗糙。佛像有圆形头光,身后有背光,头光外缘有梵文字母;头部肉髻高耸,双耳下垂,右手结触地印,左手托一物,结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座上;身后有背龕,其上两端搭有织



图一八 彩绘泥塑兽足(2012QQD1②:13)



图一九 模印塑像(2012QQD1②:8)

物。高8.4、宽6.7、厚1.6厘米(图一九)。2012QQD1②:12,泥质灰陶。略呈莲瓣形,正面模印单尊佛像,较粗糙。佛像有圆形头光和背光;头部有肉髻,面部模糊,身着袒右袈裟,内穿僧祇支,右手结触地印,左手托一物,结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座上。高5、宽3.5、厚1厘米(图二〇)。2012QQD1②:11,夹砂灰陶。圆形,正面模印单尊佛像,较粗糙。佛像头部有肉髻,面部模糊,右手结触地印,左手托一物,结跏趺坐于有莲茎支托的仰覆莲座之上;身后有背龕,其上两端搭有织物。莲茎两侧各有一只大象,相背而立。直径7.5、厚1厘米(图二一)。2012QQD1②:6,夹砂灰陶。略呈覆钟形,顶部略残,正面边缘印有梵文,背面则布满拍打的绳纹。平整的正面模印四排共10尊佛像,最上一排仅1尊,其余三排各为3尊。佛像大小和造型一致,头上

有肉髻，右手结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方台之上。高8.5、宽6、厚0.5~1.4厘米，每尊佛像高约1.3厘米（图二二）。

佛塔 数量众多，造型基本一致。2012QQD1②：7，泥质黄褐陶。呈圆锥形，由塔基、塔身及覆钵形塔刹组成。塔基底部有指压痕迹；塔身下部饰一周联珠纹，其上隐约可见一圈梵文，再上塑一圈佛像，共8个，大小及造型一致。塔基直径4、通高6.3

厘米（图二三）。

铜灯盏 1件（2012QQQL1②：1）。表面布满绿锈。铸造而成。敞口，口沿外撇，内底近平，圈足。底中部有一圆孔，下有一柱纽与孔相对。口径5.1、腹深1.7、圈足径2.6厘米（图二四）。

陶灯盏 3件。2012QQQL1②：4，红褐陶。敞口，内底近平，喇叭形圈足。底中部有一小孔。口径2.5、腹深1.5、圈足径2厘米



图二〇 模印塑像（2012QQD1②：12）



图二二 模印塑像（2012QQD1②：6）



图二一 模印塑像（2012QQD1②：11）



图二三 模印佛塔（2012QQD1②：7）

(图二五)。2012QQD1①:2, 夹砂褐陶, 轮制。盏盘分内、外两部分, 外盘已残, 内盘位于外盘中部, 盏底中部内凹。整器残宽6.5、残高1.5厘米, 内盘残径2.6、腹深0.8厘米(图二六)。

写经纸 数量较多。纸片大小及形制各异, 其上用藏文书写经文, 均为黑字。2012QQD1②:17, 草纸质, 很薄。已残, 形制不规则, 一面有四排横写的藏文。长6、宽4.6厘米(图二七)。2012QQD1②:18, 草纸质, 较薄。已残, 长方形, 正、反两面均有四排横写的藏文。



图二四 铜灯盏(2012QQL1②:1)



图二五 陶灯盏(2012QQL1②: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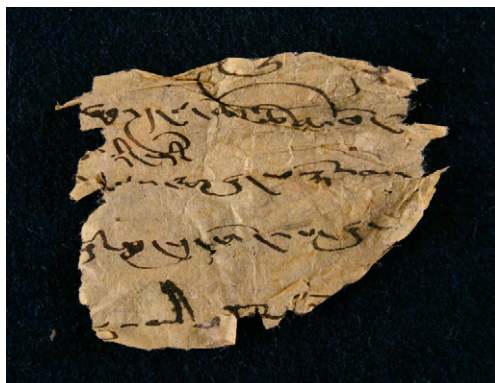
图二六 陶灯盏(2012QQD1①:2)

长8.5、宽5.1厘米(图二八;图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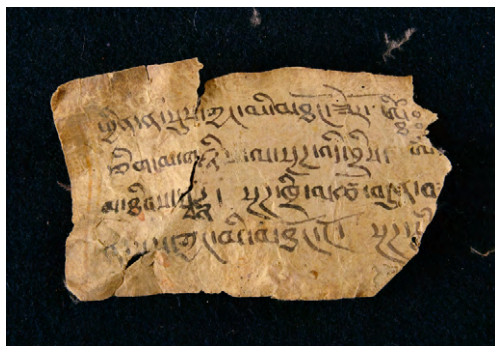
(二) 生产及生活用具

除了佛教遗物外, 此次试掘还出土少量与生产和生活相关的遗物, 包括铁甲片、石器、瓷片、陶片以及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 主要出土于D1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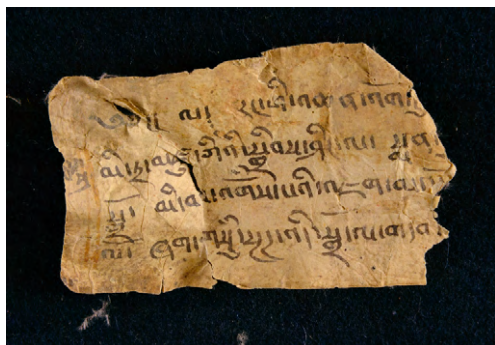
铁甲片 1件(2012QQD1③:1)。圆角长条形, 表面布满铁锈。甲片有较多小孔, 大小一致。甲片正中有一个孔, 其上下两侧各有四个孔呈正方形分布; 甲片两端各



图二七 写经纸(2012QQD1②:17)



图二八 写经纸(2012QQD1②:18正面)



图二九 写经纸(2012QQD1②:18反面)

有两个孔，一端为左右分布，另一端为上下分布。甲片长7.9、宽1.6、厚约0.1厘米，孔径均0.2厘米（图三〇）。

打制石器 1件（2012QQD1③：6）。扁平砾石略呈亚腰形，顶端已残，中部左右对称打出两个缺口，一侧较大，另一侧较小。残长5.8、宽4.9、厚0.8厘米（图三一）。

瓷片 5件。2012QQL1②：5，圈足器底残片。胎质洁白细腻，器表遍施白釉，外腹壁在釉上用粉色和白色彩绘相间的条状图案。器底可见两个细小的支垫痕迹。圈足高0.7、直径5.2厘米，底部胎厚0.5厘米（图三二）。

陶片 数量较多，多数无法辨别器形。均为夹砂陶，以红褐陶最多，另有少量灰陶和黑陶。素面。部分器形不规整，可能为手制轮修或慢轮制作。2012QQD1②：5，灰黑陶。残存器底和圈足，底近乎，圈足中部有一道凸棱。圈足高2.7、直径9.5厘米。



图三三 纺织物（2012QQD1③：2）



图三四 干果饼（2012QQD1②：16）

纺织物 1件（2012QQD1③：2）。可能为麻布，缠绕打结成长条形。长11.7厘米（图三三）。

植物遗存 包括茶叶、树叶、植物茎秆及果实。2012QQD1②：16，干果饼，可能为柿子，近圆形。直径5.3、厚0.7~1.4厘米（图三四）。

动物遗存 包括大量动物骨骼以及少量皮革。2012QQD1②：17，可能为牛皮。板结坚硬，形状不规则，其上有一个人工切削的椭圆形孔。长11.3、宽9.7厘米。

四、结 语

本次对青瓦达孜遗址的调查、测绘和试掘，是目前对该遗址进行的第一次全面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有助于正确认识青瓦达孜遗址的内涵、性质及年代，为该遗址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对于推动西藏考古、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析，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一）年代与性质

关于青瓦达孜遗址年代的认识在此



图三〇 铁甲片
（2012QQD1③：1）



图三一 打制石器
（2012QQD1③：6）



图三二 瓷片
（2012QQL1②：5）

前都比较笼统，或早到吐蕃时期，或晚至明清。通过此次调查，我们初步将该遗址上的建筑遗迹分为三期。第一期建筑仅有山脊中部的夯土堆，在建筑类型、材料及技术等方面均与遗址上其他建筑不同，且覆盖于土石建筑之下，应早于其他建筑遗迹。以前的资料依据形态及建筑技术将其推定为吐蕃时期墓葬。由于未经发掘，夯土堆的准确性质还无法认定，除墓葬之外，也不排除是建筑的可能性。

第二期建筑遗迹是青瓦达孜遗址的主体，包括土石廊道、碉堡、石墙和深沟，它们的建筑材料、技术等都基本相同，且相互关联构成一个整体，可以归属为同一时期。第二期建筑从类型和结构来看，都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特征。出土的写经纸、擦擦、佛像、灯盏以及茶叶、动物骨骼等，又表明在这些建筑内兼有一定的佛事和日常活动。因此，从第二期建筑的功能来看，它们应当属于西藏传统的宗堡建筑。宗堡建筑出现于元末明初西藏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随着帕木竹巴王朝推行宗谿制度而逐渐兴起^[7]，为宫殿、寺院以及防御堡垒的综合体^[8]，具有居住、行政管理、军事防御和宗教活动等功能。根据文献记载，始建于明代的琼结宗府就位于青瓦达孜的山脊上，位置一直未变，占地达1600平方米，包括雍兴康、康尼、宗府、宗监狱和城堡等单元^[9]。关于第二期建筑的年代，D1底部采集标本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16~17世纪。结合试掘出土的写经纸、佛像和瓷片等遗物的年代特征，以及相关文献记载，我们推测第二期建筑的年代上限应为明代，下限可到近代，建筑整体属明清时期，但一直沿用至近代。青瓦达孜遗址上的第二期建筑遗迹，无论是年代还是性质，都与文献记载的琼结宗相符，因此可以推定，青瓦达孜山脊上残存的廊道、碉堡、石墙和深沟等当为修建于明清时期的琼结宗的相关建筑。

第三期建筑为夯土堆顶部的房址，是在夯土堆上的土石碉堡废弃之后建造的，时代应属近现代。

（二）相关问题

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于该区域的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一类建筑因修建在高耸的自然山岗上，以自然山体为天然基座，因山就势，将建筑与自然山体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类建筑一般被称为山崖式建筑^[10]，并一直作为较高规格的建筑形式而存在。青瓦达孜建筑群便可以归入山崖式建筑的范畴，通过此次调查和试掘，有利于认识西藏传统山崖式建筑的一些建筑技术细节，包括建筑基础的砌筑技术、防震技术等。

宗堡作为地方行政官署、寺院以及防御堡垒的综合体，其内有大量人员生活。通过试掘出土的佛像、擦擦以及写经纸等遗物，可以了解到琼结宗亦是如此，虽然作为地方行政官署代表的是世俗权力，但仍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是西藏政教合一政体下的产物。

青瓦达孜之所以久负盛名，是因为吐蕃早期的第二大王宫“青瓦达孜宫”可能就修建在该山上^[11]，并且从第9代赞普布德贡杰到第30代赞普达布聂色都在使用。相关记载不仅见于传世典籍^[12]，在吐蕃时期的碑刻^[13]以及敦煌藏文文书^[14]中也有提及，应当接近于历史事实。但由于此次田野工作主要是对青瓦达孜遗址进行调查和测绘，试掘的面积很小，仍有许多问题无法解答，例如，文献记载中所谓吐蕃时期的青瓦达孜“六宫”修建的具体位置以及是否有遗迹留存，山脊中部的夯土堆是否与早期王宫有关等。要解决这些疑问，需要开展更全面的考古工作和更深入的研究。

附记：本次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3YJC780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物考古中西藏与中原关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编号

11&ZD121)、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藏王陵考古调查资料的综合研究”(编号14JJD780001)的资助。参加调查和试掘工作的人员有杨锋、强巴次仁、夏吾卡先、徐承炎,本文插图由杨锋、李帅、夏吾卡先绘制,照片由杨锋、霍大清拍摄。

执笔者 杨 锋 李 帅
夏吾卡先 强巴次仁

注 释

- [1]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琼结县文物志》第4页,1986年。
- [2]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第29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 [3]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琼结县文物志》第146页,1986年。
- [4] 王望生:《西藏穷结青娃达孜山摩崖造像调查简报》,《文物》1993年第2期。
- [5] a.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琼结县文物志》第26页,1986年。
b.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自治区分册》第298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 [6] 建筑拆毁前拍摄的照片现存于山南地区文物管理局,照片上可见青瓦达孜山上保存较完好的琼结宗建筑。
- [7] 杨嘉铭等:《西藏建筑的历史文化》第155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8] 周晶、李天:《西藏宗堡建筑探源》,《西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 [9] 同[2]。
- [10] 石硕:《藏地山崖式建筑的起源及苯教文化内涵》,《中国藏学》2011年第3期。
- [11] 一般认为青瓦达孜六宫修建在山上,但刘立千先生认为其在“琼结达孜山下,位于九河区的琼结河西”。参见五世达赖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第146页注释[99],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2] a.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第8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b.五世达赖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第1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3] 相关碑刻铭文如“聂赤赞普来到人间为主,降神山、墙垛之后,至迟贡赞普之间凡传七代,居于青瓦达孜宫……”。参见恰白·次旦平措著,丹增译,达瓦次仁校:《藏文古代史料举要》,《中国藏学》1988年第2期。
- [14] 相关文书内容如“秦瓦达则城堡,王达布聂色居焉”。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第160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 杨 晖)

○信息与交流

《山东薛河流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简介

《山东薛河流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东大学考古学系联合编著,科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发行。该书为16开精装本,正文共400页,约75.6万字,文后附有彩色图版64页。定价368元。

本书汇集了2010~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合

作进行的薛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的工作成果。所刊布的160余处遗址和遗物分布区的调查材料,内容丰富,资料详实,系统反映了该地区北辛文化至秦汉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及文化变迁情况,为进一步开展这一地区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阅读。

(文 耀)